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 
第二十二回 數節迎刃星馳電掣 一著錯布瓦解冰消

且說山盈被鉤搭住，夢中驚醒，急掙扎時，哪裡掙扎得脫？只有隨他綁起，牽拽著走。約行數里，進城到營房內，復繩加索，捆於柱上，然後帶門而去。山盈逆料必無生理，著實苦惱，眼巴巴望天不亮，想道：「若在谷裡遭擒遭殺，也還落個芳名。」正懊恨間，聽得語聲嘈雜，又見推門，拉得一個縛的軍士，道：「今日初次，好大利市，連獲兩隻。此刻將軍該上堂換班了，我們解往請功，定然有賞。」眾人稱好，將山盈解下，指那軍士道：「你們認認，可係相熟？」山盈低頭無語。那軍士看道：「爾係草船上的？」山盈也不睬他，來到衙前，仰視旗旌，卻係浮石字號，心內大疑。遠觀堂中坐著一位將官，撓鉤手將二人帶進，跪稟情由。將官問道：「汝等係什麼人，敢做奸細？從實說來，可保性命，若有虛誑，定殺不赦！」那軍士連忙磕頭道：「小人係雙敖谷把守本關的。昨夜三鼓忽然起火，將草堆盡行焚毀，糧亦燒去七八，今奉差往大營報信，昏黑趕路被擒。現有文書，所供屬實。」將官指山盈道：「你哩？」那軍士道：「他係草船上的，前日誤進營門，幾乎正法，幸虧大眾代他求饒。不知何故，今亦被擒。」將官正欲開口，左右向前稟道：「禁將軍聞得獲住細作，來問訊哩。」只見一員將官戎裝自外而入，這將官下座相迎。

山盈定睛看時，好像禁理。上堂同坐。那將官復叱道：「爾這廝立而弗跪，何也？」山盈大聲道：「被擒無非係死，難道屈膝求生麼？」後來的將官聽得聲音，走近審視道：「爾乃山盈將軍麼？鬚鬚、眉毛哪裡去了？」山盈始抬頭張目道：「禁將軍何以在此？」禁理見果是山盈，慌解綁索，那員將官亦趨前問道：「莫不是鎮守獨鎖渡的山將軍盈？」禁理道：「然也。」那將官面赤，打恭賠禮。山盈問道：「這位將軍是誰？」禁理道：「是甘將軍淡。」山盈笑道：「俱是自家，今我幾乎駭死。」甘淡道：「唐突之愆，容日負荊。」山盈道：「不知何罪？請教係什麼地方？二位將軍如何取得？」禁理邀入內堂上席，將奉令劫冠軍出口，溯流襲城，昨日方得。仍有白將軍搶城辛苦，在署未起，各事說明。山盈亦將奉令差焚糧草的始末告於二將，大笑痛飲。山盈起身道：「要早告別回報。」禁理道：「沿途關隘俱有浮金兵將把守，哪裡去得？」山盈道：「不妨。適所擒的軍士可令禁好，莫傷他性命，將文書、衣裳、盔號俱要將來。」司席得令，盡行取到。山盈換齊，收好文書，插著藤斧，二將送出南門，轉過西岡，經百結關，次日過獨鎖渡，報到大營。

浮金主看過報文，問郎福厚道：「寡人見浮石軍屯三處，並不請戰，必有詭謀。子直言其畏懼雄強，未敢加擊，誰知是絆住大軍，使我將各處軍馬分來，他卻潛行襲進，搗入腹心。相國苦言切勿興戰，子直簧言巧語，以為易圖，汝亦信之？今所得皆虛，而所失是實。善後無謀，令寡人不勝憤懣。可即令此軍士前去，將焚燒糧草細說與子直知道。」郎福厚領命出營，使山盈往鴛鴦城報信。石犴與郎福厚道：「糧草焚燒，軍安能久！分兵復仇的話屬空談了。」郎福厚沉吟道：「冠軍之事，主上歸罪於子大夫與吾，恐於國中難以立足，將營窟於貴島，未知元帥肯下照否？」石犴道：「大夫所委，敢不敬遵！」郎福厚道：「元帥須奏請給大艦歸國，可泊於品字城埠岸，福厚將邏日收羅，先行發上，煩收載帶回，寄存府內。外有二車，以作贖儀。」石犴道：「謹領台命。」乃同人奏請，島主允充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山盈過了梅彩，到濫柿河邊跳上渡船，搖到中間，艙裡鑽出四個大漢道：「果係山將軍。」山盈吃驚。大漢道：「小人們奉客卿將令，隱在此處誘拿浮金傳信的人，因見遠來形狀，便疑是將軍，逼近細看，果然不差。若非平素熟識，幾乎冒犯。敢問將軍眉毛、鬚鬚哪裡去了？為何穿著浮金號衣？」山盈道：「另有道理。客卿在嶺上麼？」大漢道：「就在前面，小人引將軍去。」山盈道：「很好。」抵岸同登，行過二十餘里，方到營門。信恒迎上道：「山將軍成功得意也？」山盈答道：「客卿指使，賴將軍之威，公幹回來。」信恒同進參見，客卿扶起，山盈將焚燒糧草，遇著禁、白及假充軍士報信到浮金大營，浮金主使轉報子直的話逐次稟明。客卿大喜，慰勞道：「這件功勞為最。上日稽成使使前來約降，各城邑人民多有通約，子直不久必定要走。汝到鴛鴦可張大其辭，以速其去。」山盈領命辭出，行人鴛鴦城，高聲朗訴，子直驚惶，召錢銳商量。軍吏回道：「有兩天未曾醒。」請金湯共議，回說：「金將軍瘡原未愈，因前日別金墉等悲痛過度，病又復發，睡在牀上莫能起來。」子直聞言，憂俱無措。

且說金湯因何悲痛過度？乃先時金墉同梁思等分隨南路巡警，迨後宗旋奉命召鐘受祿及將士回前營禦敵，不得刻遲。鐘受祿奉命欲行，奈各處所剝卷的貨貝，除饋奉郎子之外，猶多囊橐，累贅難速。這五千軍士俱不肯代為載負，沿途中要夫四騎，延到南荻村地方，欲以威挾金墉，使令軍士代運。金墉回道：「冠軍受傷，前營危急，是以召回，小將奉命隨大夫巡審，未奉命為搬私件，玩誤之罪不應同受。小將先行了。」說罷打恭，領諸校並五千軍士連夜回鴛鴦。鐘受祿恨道：「冠軍威勢強勝百倍，我們輕輕的就將他性命送掉，看爾倔強到哪裡去！」再望天色又將黑了，問家丁道：「這裡離何處近？」家丁查訪回道：「離芙蓉二十里。」鐘受祿立命報與芙蓉城守，令差健壯前來迎接。

家丁飛馬到芙蓉，稽成得信，想道：「鐘受祿蒞任，令各牧宰將庫藏積數半開報島主，半分饋郎子二大夫，又聞迴環騷擾，刮剝民脂，囊橐頗肥。今主上專罪郎子鐘、羅，羅多材已為眾民攜騰浮石，今鐘受祿之資是天賜我也。暗往取之，敗露則全城以歸浮石，有何不可？」計算已定，吩咐副將舒懷道：「可選壯健軍士三百名，明晨飽餐，飛往南荻村，小心速為運行，自有重賞。」令畢，回到私衙，領家丁百名，飽餐畢，往北門轉到南來，裝扮停當。行十餘里，見燈火輝煌，車仗累累，催趨前進，呵叱不止。稽成拔刀當先喊道：「雲平嶺游兵爺爺到此，代百姓報仇，快將車仗留下，饒爾等性命！」眾車夫齊聲呵哨，借勢盡行散開，親隨的並兵丁亦俱亂竄逃去。剩下鐘受祿單身，欲待要走，無奈心慌骨軟，寸步難移。稽成令家丁揀細軟車子、擔仗取了先走，自己斷後。復回身來看看是何光景，只見鐘受祿坐在地下道：「稽成，稽成，乾得好事！若是浮石兵士，何用塗面？爾塗得面目，爾的喉嚨也該塗塗。」稽成搖頭道：「這係一不做二不休！」將墨煙拭去，抽刀應聲而入道：「鐘大夫好眼力，看得的確。」鐘受祿連忙磕頭。稽成道：「爾便認出是稽成，今在爾面前，爾怎麼樣處治罷了，任爾叫郎福厚、子直難為我罷了。」鐘受祿只是涕泣求饒。稽成道：「人磕頭哀懇，爾肯饒麼？」鐘受祿見不是話，爬起身來就走，稽成使刀掄去，正中左肩，負痛跑竄。稽成向前攔腰剝倒。鐘受祿喊叫救命，稽成往口上亂糊，又復問他，然後將頭割下，再趕回城，即暗使心腹齎芙蓉印綬往浮石投降。

次日清晨，舒懷領著軍士行近南荻村，只見許多人在那裡敘議。舒懷馬到前邊，視地下殺死一人，問清係鐘大夫，吃驚回報，稽成也作吃驚，即令舒懷收殮，具文申報不提。

再說金墉趕到鴛鴦城，子直問鐘大夫，金墉道：「裝重行遲，小將奉命立刻趕來。」未待彼說罷，出候金湯，問冠軍瘡勢，金湯道：「似無妨大事。適聞回國，於葫蘆卡被浮石劫去，大約凶多吉少。」金墉驚道：「何日沿途俱有將官穿梭遊巡，難道又革除了？」金湯道：「巡將凌洛幾乎喪命，等副將持信趕往浮石，船已放遠。」金墉想道：「《地輿志》載，浮石南千溪萬澗，綜匯歸於大河二道，今船行斷不出洋，繞猿啼峽，必係由于河口逆流進通明關，水路迂迴，溯行遲緩，著自此渡濫柿河過鷓鴣城極南，越鷓鴣休嶺而東，經回龍岡而北，由龍爪山折而東南便係斷機埠，乃進通明關所必行之路。於茲截住，萬無一失。」金湯道：「我們同去。」金墉道：「不可。兄同去，鴛鴦無人矣。或冠軍得自浮石來，誰人接應？今留扶輿、中蘊侍兄之疾，留湯開等十五弟兄相助守禦，弟同餘者飛馬連夜前往，或者有用，亦不可知。」金湯道：「事不宜遲。」金墉道：「即刻告別。」乃同眾人收拾出城疾馳。

金湯想著冠軍凶多吉少，不禁哭泣，自夜至旦。次日瘡病復發，幸太醫預留妙劑，服之漸減。今聞子直特請，原可出會，因惡其行為，所以推玻子直著急，自往錢銳帳中，看他橫臥榻旁，口角涎沫漫流，酒氣莫當，大眾倉惶。復到金湯帳內來，見倚在牀上，扶輿、中蘊起身迎接。金湯道：「病軀不能為禮，大夫休怪！」子直道：「連日因軍務倥傯，致失問候。現今事勢頗壞，將軍勉須扶持。」金湯想：「子直說這般話，自然情形大敗。」答道：「朝不保夕之病，安能謀國！大夫與羅、鐘謀於此，郎大夫謀於

彼，何所不中？」子直道：「將軍猶未知麼？冠軍剖腹，梁思等全軍聞信而散，羅大夫遭民擄縛敵，溪救已失，金墉聞召急回，鐘大夫為盜所殺。適聞雙龍全軍盡沒，天印先報得勝，進攻猿啼峽，後久未聞消息。今主上召直回國，敵營逼邇，將何為計。」金湯道：「羅、鐘如此了結，只可惜失卻秦吉等諸將。今召大夫旋旆，駕鸞恐難守矣。」子直道：「這時候尤顧得駕鸞麼？敵人三處屯兵，眈眈虎視大營，品字城被占其二，金城坐瞰百結關，龍遜暗入丹鳳，若非相國歸來，龜息早屬浮石矣。刻又報雙敖谷糧草遭焚殆盡，平無累襲至白龍，難道將軍都未聞麼？」金湯道：「小將病在營內，哪知一變若是之極？大夫往日以冠軍為事，此刻何須躊躇！瓦已解矣，安能復全？只好遵命歸去。」子直道：「今信恒屯兵於東門相近，正慮不得獨鎖渡。」金湯道：「不得到也要到，且有兵士萬餘，豈無力殺敵？」子直道：「輜重頗多，奈何？」金湯道：「可分三千兵交小將據守資重，可無恙也。」子直道：「猶有饋郎大夫之物，必須帶行。」金湯道：「細軟非輜重廣多可比，今晚使申蘧引兵一千，立寨於要道，扶路引兵五百紮於濫柿渡口，大夫率眾攜囊，放心歸營。再令湯開等率騎兵於城外遙遙護送可也。」子直大喜，將糧餉器用物料盡數存留，健將私物收囊貯囊，申蘧、扶輅領兵出城。

次早，金湯令湯開率一千人馬列陣濫外。子直使視錢銳，宿醒雖解，步履尤帶踉蹌，乃使坐於後車，安然過濫柿河。申蘧、扶輅、湯開等十五將輪流巡城，又將三千軍士分作三起，派三百名守東關，三百名守西關，四百名巡守女牆，五百名防備替換，五百名休息，五百名郊外採取，五百名護衛，三十二個時辰換班。號令已定，將士無不歡躍，同心協中。

再說子直渡濫柿河，過梅坪，望見大營方才放下憂懼。先使通報與郎福厚的家丁，回來道：「郎大夫在帳外候，有話說。」子直心中老大吃驚。進營見郎福厚招手，連忙輕步至郎福厚跟前行禮，福厚搖手道：「此刻仍作這些虛文麼？主上為兵散城失，俱怪到爾，我雖知向為羅、鐘所誤，二人今俱死亡，爾我更推誰來？今主上聞報龍遜兵斷桂子壑，意欲退兵，因浮石三路軍營日日延進，又恐為其所乘，著實慌急。進營須要小心！」子直道：「是。尚有托庇所收東西，除先送外，餘者現在。」福厚道：「而今還雲東西麼？」說罷去了。子直方報名朝見，浮金主勃然變色道：「好參軍！七百餘里之地，原壁歸趙，反貼五百里疆土與他人，兼之歸途被載，善後無謀，俱大夫之功也！還有何顏立於人世？」子直奏道：「臣愚昧，誤中反間計，今願殿軍保護以贖前愆。」浮金主允奏，令諸軍盡行拔營，挨次回國。又令獨鎖渡、百結關二處加兵把守，毋得動移。

不表軍校收拾起身，再說山盈到駕鸞報過於直，營外將士多來詢問，故作倉惶之狀，張大其詞，將士聞者，無不驚懼。山盈只推回大營繳令，卻潛歸浮石稟覆。客卿道：「汝可同田受祿領三百兵，用浮金章號往復獨鎖渡。」山盈受命而去。又傳令與古樹岡齊修營寨不動，留老弱看守，領軍密過水泥渡，於東腰鎮靠岡依林下寨，多張旗幟金鼓，有浮金兵過，歸師勿遏，惟尾而驅之。待其行盡，即順流出口逆上，趕奔品字城，幫助白交等。又傳令何舟留何方樓守營，帶二子分兵收復獨鎖渡以西城邑，一面報與嶺上西庶長防備拿湯，一面傳各營來裝，待子直兵過，隨後躡之，諸將士遵令。

半夜時分，巡軍警報，駕鸞不知多少軍馬出城。少刻又有報到，言敵人離營前二里總路口下寨河邊。又報敵人屯紮於渡口。信恒稟道：「子直走矣。請速掩之，輜重可盡得也。」客卿笑道：「彼以二軍分踞於路口、渡口，蓋慮我掩之耳。必是先鋒，擊之未便，然彼恃此斷不夜過，定在明晨始安然而走。子直雖無能為，其將士猶多子郵所親教者，勿得輕視。將軍欲見功，即領兵五百，由下渡過河，伏於梅坪近處，待子直行過，從而趨之，梅坪可復也。」信恒答應，帶兵過河，天已大亮，於繡草墩隱匿，不見動靜。守待半日，始有敵兵結隊而行，步騎約萬餘人，徐徐過荆信恒躡至梅坪，守將蒙供遠送子直，營內無主，見敵兵到，俱亂竄四散。信恒不勞只矢占了梅坪，就便紮寨。蒙供回到半路，遇見逃脫的軍士驚慌奔來報稱：「將軍送子大夫離營後，敵兵殺到，諸人不能抵當，都逃散了，小的特來報信。」蒙供聽得，驚訝無措，後面接踵報稱：「浮石將官旗上現出『信』字，定係原日駕鸞城守將信恒。」有軍士道：「信恒好生了得！將軍幸虧不曾逢著，作速走罷！」蒙供轉馬出山，加鞭數次，到得營前，浮金主同大軍俱已過渡，只有子直勒兵嚴裝，見蒙供道：「先領所脫，當請回坪，如何又來？」蒙供道：「小將護送之時，敵將信恒隨後襲占梅坪，小將原欲攻奪，奈軍士盡散，獨力難支，是以特請大夫發兵。」子直驚道：「爾還不知信恒的厲害？島主有命，令各處將士歸國，今大軍已行，眾心思家，還要梅坪那個荒林做甚麼？可同我過渡去罷！」蒙供聽請，如同接得赦文。

子直出營，正欲上船，只見紛紛殘兵絡繹而至，看時，卻係所保舉同桂新守青草城的副將賈崑。慌問道：「桂新何在？」賈崑道：「敵將何舟殺到青草，小將意欲護主上回國，桂新不從，城內民變，開門納何舟兵將，桂新被殺，小將見勢孤弱，只得還營請命。」子直命同蒙供為殿軍，自率將士渡畢，再用縮地鏡看對岸，猶有百十軍士帶著輜重，便令賈崑道：「可放船渡來，協守獨鎖城。」賈崑去訖。

子直領軍前進，將到東腰鎮，忽有鼓聲，急令屯紮。探騎探得鼓聲發自林中，且有旌旗招展，子直道：「這是疑兵計，且拔營齊進。」過葫蘆卡，聞得人聲嘈雜，鼓聲又起，回看卻係一彪雄軍，如飛追趕。子直慌令輜重車仗快走有賞，軍士擠壓而行。道狹人眾，紛紛跌落兩邊深澗，車壞馬倒，沿途堆塞，俱不能進。錢銳翻傾澗內，頭碎腰折而死。蒙供勉強挨到後面，看那敵將，卻係賈崑同著軍士。蒙供道：「這兵將是何處的？」賈崑喘得半字也說不出。子直亦到，賈崑始吐聲道：「先時對岸將士並非本國的，乃浮石山盈領軍假裝著。渡上獨鎖城，就脫去外蓋殺將起來，小將虧得坐在艙中，這些軍士都是逃過河的，聞守將馬象已被砍死，若非將船收泊東岸，山盈已趕上了。」蒙供道：「聞彼能於水底過得五七晝夜，手下精兵又多，豈愁無渡！」子直道：「不管他！先使飛騎報上百結關，我們且到前面入隘安營，明日再行。」軍士得令，縛車扶馬，行到嶺腳，輜重俱進結內安宿。令蒙供、賈崑屯紮於口，次早陟行進關。

忽聞連珠炮響，舉頭望見外面峰間俱排列著敵兵。守將席喬道：「主上原欲駐紮於此，因見飛炮打損女牆，驚懼，過洋於交紐關駐紮，留令箭命大夫守關。」子直忖度：「島主兵多將廣，尚且難敵，叫我鎮守，實在好笑！」強勉應道：「這裡得之非易，胡可輕棄。然須將所失品字二城收來，氣勢始通；如取不回，則係絕地，糧餉何由而至？」席喬道：「大夫明見，小將請發付兵馬，往復二城。」子直道：「爾去，他們哪肯出力？待我統領諸將攻打取得，然後著爾等分駐可也。」席喬低頭退下。

子直當日見炮聲不斷，寢食難安。次晨令所帶軍士車仗盡行下嶺，逾陵越阜入得品字中城，問守將蒯完道：「三城如何失去其二？」蒯完道：「左城初為敵人所襲，右城賈盈素知白、樊二將不睦，當得大戶送款，請為內應，賈盈邀復左城。小將疑其有詐，勸毋輕聽。賈盈恃勇，黑夜領兵前往，到得濠邊，並無動靜。賈盈令軍士過吊橋，梯肩而登。忽聞梆發，牡火齊明，箭如雨點，軍士多被射傷。賈盈情知中計，連忙奔回，到城門口，只見樊理自內殺出，賈盈欲投中城，半路遇見白交，拚命衝脫，過洋去了。右城因此亦失。」子直道：「左、右二城不復，中城豈能安枕！明朝汝領勁兵三千取左城，賈崑領勁兵三千取右城，蒙供兵一千於洋邊往來巡察，蒙新、冒德領兵二千觀勢接應。」五將得令，次日率眾齊出。

蒯完往左城，詭對將士道：「諸公皆冠軍所親愛，今樊理、白交乃劫冠軍者，我素欲綁戮之，恨無幫手，今得諸公復仇之志聚矣。」將士聞言泣下道：「敢不竭力！」蒯完又道：「白交係浮石有名猛將，只可計擒，難以勇敵。今將兵分作三陣，亦如品字形狀，旁兩軍結陣勿進，待我領中軍入戰，佯敗誘他前追，兩軍自後截殺，我回軍共圍而擊之，蔑不勝矣！」將士依令排成三陣，蒯完率眾左城下，白交領兵一千馳出，蒯完迎門數合，實抵不住，轉馬奔走。白交素知蒯完兵弱將怯，雖見兩邊有陣，哪裡在意，直追過來。二陣環合，蒯完回頭圍裏周密，困於核心。白交左衝右突，腿受四槍，背著兩箭，所帶軍士俱被重傷，終莫能衝潰。白交驚道：「蒯完何大變若此？係我欺敵，自取殺身。」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見雄兵自東南如飛而至，卻係浮石的旗號。當先五騎，奮勇加鞭殺入陣中。浮金分兵迎戰，蒯完指揮軍士，不防流矢射到，穿通兩頰，滾落塵埃。將士捨白交，火速抱起，扶於馬上保護而去，浮石兵將亦回城。

這救白交的乃係齊修，因奉令逐過浮金歸師，即星夜出口溯來，風順水便，直到岸邊，恰好遇見相殺。

再表樊理在右城聞得擊鼓，登城觀望，見賈崑領兵殺到。將士欲出迎敵，樊理道：「其初至，銳氣正盛，且緩以待其衰。」賈

豈見閉門，只道樊理法戰，拍馬濠邊，往來馳聚，叫罵不休。牆上將士個個憤怒，樊理持弩道：「我為諸公酬之！」親自發機，賈豈同馬齊倒，卻係射中右腿，餘勁並入馬腹。將士開門搶奪，已被浮金救去。樊理掩殺一陣收軍。

賈豈右腿受弩箭穿，左腳又被倒馬壓折，呻吟不絕。子直見二將俱傷，心內好生憂懣。蒙侯繳令報道：「巡至下渡口，獲著大艦五艘。」子直道：「汝可領將士登舟泊守。」又見席喬奔至，子直驚道：「百結關想係失了。」席喬道：「自大夫離後，金城晝夜兩邊攻擊，大炮將房屋擊碎，兵將莫敢拒御，彼便擁入，軍士皆逃，小將難以獨守，只得退回候令。」子直想道：「百結關既失，這係孤城，豈能存立！」乃修書過洋問郎福厚，一面盡將所蓄帶上大艦靜待回信，以便歸國。探騎飛報：「浮石金城得了百結關，又同信恒合兵殺奔品字城東。」子直與蒙侯道：「幸虧見機得早，不然亦受圍困矣。」又有馬報：「左、右兩城俱屯兵於濠外，金、信二將圍打中城矣。」子直令將渡船收來，同開到洋中下錨。當晚接得郎福厚復札，大略言：島主怒甚，連他不知將來何樣，足下須自斟酌。子直大驚道：「泰山崩矣！」欲往浮石投餘、包。蒙侯道：「不可。羅多材為浮石所獲，或供出餘、包招兵，彼等尚難自保，焉能顧人？聞雙龍邊嶺峭如壁立，東西兩口有九區八十一灣、三十三天等名目；天印四面懸陡，洞門夾道，皆是奇險，當往二處暫時躲避，以視機宜。」子直乃令各艦轉舵向南。

再說客卿令信恒去後，次日午時探馬報道：「敵國兵馬盡過渡去。」少刻又有探卒報道：「渡口路口營寨俱拔歸鴛鴦。」客卿與裨將權弘等道：「子直細軟俱行，糧餉仍存於此。兵少而精，城堅而險，食用足備，人心合齊，未可議也。」又有探馬報：「芟頭城百姓推老將婁馥為主，殺死浮金守將陰昂，敵兵俱潰，婁馥改易旌旗，使役稟情號令，隨後當至也。」又有探馬報：「青草城百姓見何將軍到，爭開城門。何將軍斬了浮金守將桂新，安民撫眾，又引兵他處，收復左右。」探馬紛紛報到，或是殺死敵軍，或是敵將驚懼逃走，或係百姓見本國兵到出迎，或係臨陣斬將，或係攻破城池，陸續不絕。未曾兩日，獨鎮渡以西州邑數十俱收復了。客卿亦隨地選偏裨把守。

第三日，何舟同二子到營繳令，客卿令何舟率何方樓，領裨將八員、兵三千，靠雲平嶺下寨，以保護各處而防金湯；何靛、何臯隨營聽令。又命權弘守青草，桓槎守溪救，調楊初守鷺鷥，何舟臂膊稍好，可守芙蓉，俱受何舟約束。又使稽成守水蛇渡。再拔寨過河，到梅坪帶信恒回渡獨鎖。

次日上百結關，金城的牙將宗政、公觀於嶺頭迎接，稟明：「得關，金將軍即時往攻品字城。」客卿登帶星峰縱觀，西去緊接雲平嶺，東望浮金，諸峰巒隱隱可見，憶念故土劍閣駝山，好生傷感。回關進兵品字中城，金城、齊修等參見。客卿令眾撤圍，請主將回話。城內賈豈、蒯完受傷，不能登埠，原守相默年耄發痰，步履維艱。客卿待過多時，見無答應，便令隊長與譙樓上將士道：「主將已去，糧餉不多，況孤軍懸於絕境，有燃眉之急，乏救援之兵，豈待智者而後知萬難守也？今與汝大眾約：欲歸則備渡船以待；不欲歸，則離二百里洋邊有城，其名濤山，可移屯於彼處。如畏言歸又憚移屯，而此城為本國往來要道，勢在必復，唯諸卿諒之！」譙樓將士將這篇話報入衙內，相默與賈豈、蒯完道：「僕本安閒居家，忝與郎大夫瓜葛，因此缺美、俸重、事簡，使出受任。僕素不知筆如何捉，箭如何發，今危迫之時，只得直道其行與止，請二位將軍定奪！」蒯完道：「隔洋單城萬難久守，但去又恐被邀截。賈將軍主意若何？」賈豈道：「蒯將軍所見極是，此刻實無決斷。眾將士中多有聞冠軍謀略者，可問彼等參之。」蒯完道：「是也。」出來詢訪，當有隊首侯功答道：「將軍欲守，則與城俱碎；欲歸，則結陣而渡。兵士唯令是從，何敢有二？」蒯完道：「留是萬不能留，渡又恐其截劫，是以猶豫耳。」侯功道：「這就容易了。與其坐令待斃，易若渡而於死中求生！」蒯完大喜道：「賈將軍所見不差，片言決矣。」回對相默、賈豈說了，令眾軍結束，次日起程，使侯功到浮石營中回信。

侯功進營，趨上叩頭，客卿命坐，問道：「來將云何？」侯功道：「敝邑不幸，忠侯同朝。寡君明人之惡而暗己之惡，興兵又自折其股肱，以致功業敗於垂成。今蒙開導，二子咸願歸國。敢假渡以濟，願將軍無班！」客卿道：「事以信立，今爽約於諸將軍，他日出言，其誰肯聽！」侯功拜謝回城，復請蒯完先領二千兵士上船。派定，相默、賈豈上車，共八千餘人，齊出渡洋，回到浮金埠邊，先報明，與守將驗過兵符，始放上岸，進交鈕關待罪。

浮金主召問來歷，又問：「子直何以不見？」蒯完道：「於大夫前已同蒙侯等回國矣。」浮金主令查望遠樓，將官奏道：「昨日有數艘陸續往南洋行，不知是子大夫否？」浮金主問郎福厚道：「子直逃往何處去了？今浮石已二路襲入腹中，蘭花岩雖虧相國奪回，而天印遭焚，半桅不返。浮石客卿、金城、信恒屯於品字，意在渡洋與二路相應，若輕去此，龜息城以西非國家有也。寡人視關外南有山名曰堆甲，北有山名曰兜鑿，皆險峻難攻，應分兵屯紮，以成犄角。諸卿誰為寡人守之？」裨將時務達道：「微臣願死守一山。」郎福厚思道：「島主寵愛近日漸衰，燭者幾乎素又與我冰炭，子直、羅多材、鐘受祿、單鳳、稽成、錢銳及後各城守將皆我薦進，今敗者敗，降者降，死者死，我何顏立於朝上？前曾寄頓於石犴，今何不借名守山，好則可以邀功，否則潛往雙龍，水途亦近。況先已令心腹回家，囑軍小心赴雙龍，見機潛逃，可以無憂。」當下，浮金主復問道：「二山須二人同守方好。」郎福厚應道：「微臣願死守兜鑿。」浮金主喜道：「二卿可各帶兵三千，分駐南北，寡人無憂矣！」時務達奏道：「事關犄角，實屬緊要，郎大夫恐不能親當矢石，斬將摧鋒，願主上另選良將，留大夫以備帷幄。」浮金主道：「良將何人？卿試舉之！」時務達道：「微臣所知，楊善可用。」浮金主勃然道：「營中大小將官奚止數百，竟俱無用，偏偏注意於不在此處之少年楊善，誠寡人所莫解！」郎福厚領命挑選，時務達亦只得帶兵三千往堆甲山去。

再說客卿自浮金將士渡洋後，入城安民，休息三日，令金城鎮守百結關，駐紮品字城，遙為聲援；令信恒為先鋒，領兵三千，何靛、何臯各帶騎兵五百，同先渡洋；自帶諸將士隨後而進。

信恒得令，見係西風，便把十隻空船多插旗幡，聯成一片，扯起帆篷，乘夜前駛。將到東岸浮金水營內，矢炮齊發，風勢愈猛。將士大驚，俱退歸陸寨，並力發炮放弩。及停止涯邊，方知俱是空船，全營奪氣。少刻又如舊駛來，只道係前番故計，狐疑觀望。忽見艙中跳出軍士，持盾使刀，如飛騰躍。

連忙阻攔交架，後船又至。步騎奮勇齊登，殺得落花流水。客卿安然上岸屯紮，信恒等收兵回營，參見稟道：「適擒得敵軍審問，浮金主仍在交鈕關，命郎福厚、時務達分守兜鑿、堆甲。」客卿道：「謀得浮金前日使郎福厚守兜鑿，福厚盡選鋒銳以從；使時務達守堆甲，將士俱屬派撥。今路道崎嶇，我若前往，則這兩路兵衝載為患。必須取得一山，然後議進。」信恒請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客卿道：「兜鑿兵雖精，然無足慮，將雖庸，急取卻難。時務達先授偏廂將軍，因遠郎子而降為裨將，其志略已見一斑，況係燭相國所甄拔，定有過人處。幸其所居之山隘而險小，兵非精練，攻取較易，舍之則為害茲深。我意取得時務達，郎福厚無能為也。」信恒等齊聲道：「客卿高見，小將等侍候。」客卿令甘淡同游光、雍伸領五百軍士紮寨於路口，以防郎福厚救援。令田受祿、何臯、蒲倜、班偉各帶軍士三百，分頭小心上堆甲；龍街領軍士一千，伺察有先得路者，趕緊接應。諸將遵令而去。

卻說時務達領兵三千，令多負糧餉，到堆甲山。履視團回，俱係累累疊疊的大小峰頭，無可安屯之處，惟半腰平坦，乃築石壘，派軍士分班輪守。又置隊於山頂瞭望，見浮石軍馬過洋，殺散水陸士卒。安營方畢，即分兵四路奔來。副將便令拋石發木，時務達道：「非六十步內，毋許妄用。」恰恰何臯先到，將近壁壘，梆聲響處，滾木石塊充數打下，何臯令軍士躲避，自挺長戟在前挑撥。無如愈撥愈多，轉身不得，竟被積壓而死。三百軍士卻俱逃脫，回營報信。田受祿、蒲倜亦受傷而返。班偉繞近寨前，門忽大開，一將領軍使把殺出，班偉讓於寬處，二合刺死那人，便趕殺人。又見一將揮鞭迎到，班偉接戰，抵擋不住，漸退林邊，為樹根所絆，手內金槍稍鬆，來將雙鞭蓋下，遮格慌亂，腦碎而死。先使把被殺的，係浮金大將陳彪，後用鞭擊死班偉的，乃時務達。龍街先知班偉已得路途，領軍隨趕搶山，恰好逢著敗軍。龍街不顧，仍然爭上，無如木石難當，只得退回。

客卿驚道：「何物狂徒，傷吾兩員健將？」因細問山形寨勢，晚間呼何靛、郭昱吩咐道：「時務達築壘於半腰，頂上自設有軍瞭望。何靛領虎翼軍百名，趁夜於後暗襲山頭，將敵軍士盡行殺死，取其衣甲，假作了軍。若見有兵取山，時務達出寨，即衝枚奔入，擋住歸途。郭昱領狼頭軍三百名接應。」二將得令。再使信恒領軍士五百名，帶裨將游九、蒼敏、儲杏、宮靖由西路上山：

「天亮時到壘邊討戰，彼迎緩遲，愈須防之！」又令原嶠、翟授、瓢晟領兵仍於舊路，擇可避木石處屯住：「見信恒勝，無庸往助；若不能胞便向前夾擊。」諸將各領令去訖。

信恒曉時到山，使軍士加餐，稍歇再行。及到壘前，見旌旗齊整，卻無兵將應敵。信恒也使眾養息，輪流大罵，敵人亦不答應。及至下午，突然炮響門開，雄兵飛出，時務達當先。

信恒使雙戟迎鬥。二個戰到酣處，忽聞發喊，時務達知係有變，撇了信恒趕回，壘內將士紛紛逃出。正是：逃營叛主恩何在？去國登航勢亦窮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